



正
山先生文集

七十一之二

〇三十一

16
1533
30



和16
1533
30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隨筆七

四十七條

夷齊採薇食之，一女子曰：薇亦周地之物也，因不食而死。余見李衛公外集，夷齊論云：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殮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

日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歿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全謂淑媛者一女子也德裕同時有韓退之伯夷頌其仁風義氣凜凜千萬年之下可以興起與德裕所論甚異德裕早哉

德裕早哉

唐袁楚客謂魏元忠曰君之側人衆所恐也所謂鷹頭之蠅廟埴之鼠也云云城狐不熏社鼠不灌人皆知之以為常談鷹頭之蠅其意同而語

史奇

朝野僉載則天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詔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戰國時趙廉頗欲再用而善飯後漢馬援跨鞍馬被稱矍鑠皆老而不能退者也鄒陽傳云執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為左校

今時先零反樊準薦龐參曰鷩鳥累百不如一
鷩又三國吳擊武陵賊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鷩
鳥累百不如一鷩今呂蒙討平之孔文舉薦禰
衡曰鷩鳥累百不如一鷩俗呼舉人為鷩薦本
於此也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漢書衣
繡作衣錦朱買臣傳亦有此語而作衣繡魏志
張既傳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
可謂衣繡畫行矣北史毛遐傳云弟鴻賓為北

雍州刺史魏明帝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後魏
書甄琛為定州刺史及歸鄉衣錦畫遊唐書張
士貴魏州人授魏州刺史高祖曰顧令卿衣錦
畫遊耳張祐蓄薇詩當畫開時正明媚故鄉疑
是買臣歸宋韓魏公有畫錦堂詩歐陽永叔作

記

除書狀包紙為可漏子余考山堂肆考三十六卷
曰可漏子謂封皮也是也
程明道應詔而舉人則稱可用之人若干後其父

表第張子厚與伊川先生居其首誠無私矣邠
奚以來雖有如是人而明道爲最仲尼對仲弓
以舉人才爲爲政之要明道有之

克敵弓即神臂弓也南宋與金相戰時所造也

樊宗師字紹述其文集甚多余見輟耕錄載宗師
晉絳園池記殆不可爲句讀得陶九成所釋而
頗有所讀視諸玉川月蝕詩乃知月蝕詩不難
讀也宗師道入之所未道欲無陳言無常談然
恠恠異字爲之無益退之戲效孟郊樊紹述以

作文字者詭之嘲之也故退之薦紹述唯稱其
居家孝友且稱其解經書而不稱其文章則實
不嘉其文也吁退之賢哉改玉川月蝕語而爲
詩亦此意耶劉頌溪批語于東坡詩其中有醉
來黑漆屏風上草寫廬仝月蝕詩之語此九指
不分明者而言之也皇明北地李獻吉濟南李
于鱗瑯琊王世貞作文字自以爲古而比周詒
殷盤詰屈聱牙其流江道昆葉石洞王遵岩之
徒亦相從而爲之余偶然壯年見之就左傳國

語戰國策並列荀揚等之書中則掠節截其片
言一句以綴之縫之補之裋之遂為一篇譬如
寸錦貫於針而為一端一匹然初見之則如眩
目于光彩熟讀之與百結之錦繡不成章何異
哉况其字之連屬句之血脉章之次序篇之顛
末有大斷絕乎枉費精神勞而無功談天文
章雕虛空夫以韓退之薦樊宗師尚猶如是若
大明三家文則彼哉彼哉

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誥孟軻幼時東家殺豕問曰

何為母曰為令食汝也已而思之是教偽也即
別買家令軻食之其後有三遷隣之事軻從母
訓遂成大儒在列女傳世之文人只稱孟母稱
軻親不有稱其氏姓頃見山堂驛考云晉皇甫
謐母任氏以謐年及二十不好學而告曰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曹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
隣教有所關乎因即流淚謐忽感激就學遂通
百家魏玄晏先生依此見之孟子母曹氏乎若
他人有曹姓者豈家事歟

山堂肆考三十三引柳氏舊聞曰唐丞相蕭嵩乞骸骨上命高力士除嵩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推子上用素羅包其二以賜之推子蓋菓子數與閣書所云可連書

唐太宗詔高士廉草擬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志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俊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外降去取時稱允當以山東士人尚閭閻嫁娶必多資人謂之賣婚也至高

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謂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以右族為第一等云云是謠于則天也本朝弘仁年中萬多親王奉勅撰姓氏錄三十卷頗為詳考其後諸家雖有系圖其間非無所私各誇其門地頃年有台命考武士世系余父子與其校勘以事繁多故與奉行者胥議白配付姓氏於是余父子撰清和源氏使他人寫藤原氏且寫諸氏衆皆不辯是非不識真贗凡就向陽子受其指南然下方之

尊盲終不能知也聞南郭竽以爲若徒矣撰訖
一百八十卷又以國字而寫者一百八十卷合
三百六十冊奉行者呈上之乃納文庫有議于
列者有言聞說武夫自夸戰功嚇祖父之勇名
未知果然否其年已久其見者已死聞者亦死
傳緝者人人之口不同比比叨叨其間有之者
纔晨星而已信長起自武人行伍秀吉起自卑
賤奴僕相從者奸民偷兒推埋與屠狗販繒之
從沛公同日之談也何世系之有哉余聞謂不

然若原其本則闔國皆其遠遙之曹與日神月
神共爲同胞分其枝則爲皇別爲神別來自異
域者爲蕃別是萬多親王所旣叙也又何贅哉
夫自兄弟別者悉從自父故曰從所謂從兄弟
再從兄弟之三也出自日神至于今日千從萬
從亦不爲不可也衆若無所據不可取焉况本
朝質素而不如中華好文字多記誌也今已知
者寡矣後又何求而得乎按太宗于彼考弘仁
于此校正武人系譜于當時縱存百千亦十一

亦賢乎已

宋狄青威名貴顯或人告曰公是梁公之後也所
稱有證青曰我家偶幸如是豈妄冒梁公耶或
人奏明太祖曰陛下元是朱文公之裔也太祖
曰朕先祖數世以前不詳非出自新安者與武
襄不音仁傑同一揆也與郭崇韜之祠汾陽王
以為已祖異吁崇韜可笑

杜牧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宋
廖瑩中江行雜錄陸修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

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蓋修輩在杜牧之前則阿
房宮賦亦祖長城句法

晉人帖中有信字謂使也如信到言使者來也又
有卻字猶退也如小卻言少退也百川學海舊
本有法帖釋文可考

孔子生卒年月不決左傳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
已丑卒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
史世家襄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
六年壬戌四月已丑卒年七十二家語卒年七

十二或曰卒日乙丑非已丑也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已丑則五月十二日索隱又謂若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為七十四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卒年七十三大明宋濂作孔子生卒辨詳言之而未一決案孔子六十代孫承先有誌云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廿七日也卒於哀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是為得實其所謂元一年十一月生與已丑卒非也又孟子生

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廿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月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山堂肆考四十六可考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王弼註云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

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羅山子嘗見老子諸家註，亦多皆謂芻狗者，祭祀所爲設也。祭了棄之而不顧也。今竊註與諸家大異，然先儒不引及之，何哉？

雁池魚之災者，宜吊而不宜賀之。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誠是古今之奇文，而意亦好。雖昌黎不可容易做也。按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

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庫，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藏於外而賦斂無已，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故賀之。

南史宋明帝爲武陵王時，參軍沈攸之起兵至夏口，焦度於城樓上辱罵攸之，怒攻其城。度與力戰，攸之與衆蒙楯將登，度投以穢器，敵不能冒。城賴以全，後呼此樓爲焦度樓。頃年肥前嶋原耶穌賊據壘，構砦，官軍令筑紫兵革攻之，賊發

鳥銳故不克近傍因爲地道將鑿穴以入賊流
瀉不淨彼何爲知集度之法歟聊書以示守禦
之人

昔魯般九攻墨翟九却之高歡數攻玉壁而韋孝
寬能防之故法曰攻之不足守之有餘唐張巡
之守睢陽豈劣於墨子韋氏哉所恨者賀蘭進
明之不援可以憎焉所歎者糧食之絕乏可以
悲焉吁命夫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立寺度僧有何功德達磨對

曰無功德夫佛家有二輪清淨之說有心於禪
施則不清淨有心於受用則不清淨施受共無
心而任法界則本然清淨也是如來禪也祖師
禪不然本來無一物無所可以施無所可以受
是大治法也達磨所云無之一字即是本然清
淨也是祖師禪也非小乘者所會也劉宋明帝
建湘宮寺費極奢侈又立五層刹二字問散騎
常侍廩愿曰朕建此寺是大功德廩愿曰陛下
建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爲佛若有知

當哀愍焉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明帝怒使人
曳ニテ愿ヲ下ラ殿明帝在梁武之前若干年若使達磨
逢明帝有曳下之罰且彼徒以達磨無功德詰
為希有益ト考ハ愿カ之諫ス

方テ夜讀書者匡衡之壁燈孫康之窓雪車胤之囊
螢皆膾炙人口且為勤學之勸且為詩文之料
拾遺記任末字叔本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
木之下編茅為廬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
則燃蒿自照又江泌外屋對月讀書又陸佃字

農師映月勤讀嗚呼云燈云雪云螢云月古人
之惜三餘一刻千金寸陰尺璧孰謂貧而難學
乎雞鳴起而整ト學ト為善者舜之徒也

本朝謂書學為入木為臨池臨池者後漢張芝學
神寫畫家所有綉帛于池邊其水為黑是也入
木者宋吳淑筆賦絕少驚入木之七分仲尼止
獲麟之一句晉世北郊祭文帝命王羲之更寫
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木七分
或云入石三分
分味筆所據
又按漢桓帝召王遠問災祥遠乃題四百餘字

於宮門帝惡而令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
入木裏遠字方平

山陰道士養群鵝王羲之求之道士請寫道德經
則舉群以許之羲之為書老子五千言果道士
即籠鵝皆携還故世號道德經為換鵝經然李
太白不云道德經而云黃庭經說者皆以為未
詳余頃見山堂肆考王寫黃庭經以換鵝而去
且謂鵝之屈伸縮項之態有似筆法故王甚愛
之埤雅鵝善旋轉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

東漢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
居正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
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
勢臨事宜然蓋齊后破壞之遺知歟

黃帝時有師曠與帝共論年之吉凶草之生產見
博物志晉平公時有師曠善知音律而論樂見
左傳禮記黃帝時有扁鵲善醫戰國時有秦越
人號扁鵲著黃帝八十一難經見難經評林且
史記有扁鵲傳堯時羿射日見楚辭淮南子夏

右時有翠善射與寒浞共篡夏遂為浞所殺見
尚書左傳周靈王之太子晉一名王子喬外仙
駕鶴從道士浮丘伯時人見之緹氏山在神仙
傳後漢明帝時葉縣令王喬有道術有鳥事
見范史且云是即古之仙人王子喬也又王喬
一人食肉芝得為仙見氏族排韻又黃帝之時
有大盜曰盜跖周有盜跖其徒三千人膾炙之
肝以為盜掠無忌憚者莊子繡柳下惠之象曰
盜跖而與孔子邂逅相逢按惠在魯僖公之世

先孔子百四五十一年莊子之寓言詆孔子其至
是歟堯時有巫咸作鴻術見水經註設有巫咸
見尚書序

唐顧况詩棲霞寺裏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
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日本僧空海
住紀州高野山頗知文學有詩曰寒林獨坐草
堂曉三寶之聲聞一鳥一鳥有聲入有心性心
雲水俱了了山中有異鳥聞其聲為佛法僧檀
窩先生謂余曰空海此詩為性靈集中之第一

余謂與况詩其體相似韻亦同偶然耳山背國
字縣醜醜山有佛法僧鳥見當寺鐘銘下野國河內
郡二荒山有佛法僧鳥見藤原敦光記山堂肆考鳥部
有佛現鳥可以考見之
人皆信其所見疑其所不見魏文帝以未見火浣
布為必無之物而著典論以載焉其後異國獻
火浣布明帝普示眾令見之而削典論火浣布
文舉世笑之

往年蠻舶載來書冊中有驚座新書其中有湖海

搜奇云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
不拘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
蕉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
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
為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叢殘錄
云郭都督鎔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
不壞也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
益信

大明萬曆年中古循張萱字孟奇聚爾雅小爾雅

孔鮒揚雄撰方言劉熙撰釋名張揖撰廣雅張揖撰而分類為

一書號曰彙雅共二十卷此為前集又曰前編張萱曰詁故也古人之言也故从言以古人之言於今有訛轉故作釋詁以四方之言於此有異同故作釋言然古人之言亦有五方之異五方之言亦有古今之異故詁也言也訓也雖各有釋詁之直言曰言因而謂之為詁順而道之為訓若權輿也因是而為始林丞也因是而為君此之謂詁若殷齊中也還復反也直言之而

已至干瞿瞿休休非儉也順而道之知其為儉也慘慘悄悄非愠也順而道之知其為愠也夫是謂之訓也

墨子所深篇中深字三十三有之兼愛篇中愛字三十有之讀者不覺其繁韓文公送孟東野序用鳴字三十九其筆勢句法優於墨子陳后山思亭記用思字十四其簡而麗步驟于文公莊子大宗師篇云女偶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

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
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殆是文字假
托設名之始歟相如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
東方朔之非有先生揚雄之子墨客卿翰林主
人班固之西都賓東都主人張衡之憑虛公子
安處先生左思之東吳王孫西蜀公子魏國先
生之類不可枚舉也皆例可知焉

莊子天地篇云失性有五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臭熏鼻困悒中賴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越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浮屠玄沙三種病人亦出自此而七日
渾沌死是其本也我儒不然唯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顏子克己之工夫也伯夷目不視惡色
耳不聞惡聲程子曰聲音所以養其耳彩色所
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
血脉如是則内外交養不可亂也豈有失性乎
鷓冠子學問篇云中河失舫一壺千金貴賤無常
時使物然壺與瓢同見函七月詩或曰仙人壺

公亦孰字歟余曰嘗見古畫壺公費長房像亦其形似葫蘆則非瓦甕類乎可再考焉

尹文子大道篇彭蒙曰雉免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分定則貪鄙不爭予按荆通所謂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蓋出自此乎若尹文子書後人擬作之乎天子立太子諸侯立世子大夫立家督分定則邦家不亂婦人有男子守之者則人不能犯

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極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萬章篇竄作殺周大司馬九禁之法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且考之于春秋經傳可以見矣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此九句連用八伐字而黃帝齊桓二句長而餘七句短亦是文法之一體乎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曰
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
悅曰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乎后曰不然無歲何有民無民何有君故有
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云云惺窩訪長嘯于靈山
見花作詩謂入山先問花無恙勿道先花且後
君一日惺窩告余以此旨趣

慎子內篇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
以菲屨當劓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木辟此
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
冠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
刑而民不從也漢書武帝所謂唐虞畫象而民
不犯指此而言也余謂雖堯舜不能不用刑舜
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若是五刑具備何獨畫象之偏而已
哉欽恤之意在五刑之中矣韓非子五蠹篇云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
藜藿之羹冬白鹿裘夏白葛衣雖監門之服養
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耨以爲民
先股無脰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
史記秦二世之責問李斯亦是也且有堯堂高
三尺飯土甌啜土鋤禹手足胼胝面自黧黑之
語六韜盈虛章引帝堯之事亦是也三書所言
共有詳畧余謂堯舜禹之治世不如此甚儉陋
也舜典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豈必土階三尺乎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締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豈必麕裘葛衣
乎何其慎到韓非之偏頗乎哉聖人之言語不
然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韓
非唯舉菲食惡衣卑宮而不言祭祀禮服治水
導山之功何也加之戰國之辯士有堯舜不慈
不孝之虛名嗚呼不畏聖人而無忌憚至此乎

賈誼陳政事疏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苦及
不類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與莊子所云
庖丁解牛其義相似

賈誼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是
所謂城狐不熏社鼠不灌也

賈誼曰大臣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自冠
整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云云陳鴻長恨
歌傳稱楊國忠之死曰整纓盤水是也

賈誼曰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按淮南子泣歧者楊朱也悲絲深者墨翟也可
以南可以北者歧路也可以黑可以黃者絲也
康瓠漢書註云瓦盆底也予謂九器有蓋有底朱
子筮儀所云積底是也然則無蓋之盆也或謂
底為助辭非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諸書
皆同獨范曄後漢書箕子作微子誤歟又有所
據歟

史記封禪書天子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階下肅祗郊祀上帝報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按子長文法奇哉曰若曰然曰蓋曰云吁嗟麟乎非麟乎果祥乎不祥乎後世好瑞祥之君皆如武帝然其時史官遂不有如子長之亦者故諛而頌也

又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亦是曰蓋曰夜曰云曰焉其

疑似之詞可見武帝之昏迷如玄宗被方士誑而因鈿釵以錯楊妃武帝焚返魂而致其魂其於楊妃於李夫人同一惑也白居易作新樂府唱李夫人作長恨歌感楊妃其意似子長謗武帝而筆力不足而還使人讀之好之失風刺之意則所謂諷一而勸百也何戒色之有

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揚之也可謂潤色

毛傳也又云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可謂甘棠詩序也

此一卷亦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隨筆八 三十九條

朱子大學序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諸儒皆引漢書食貨志以為之據按桓寬鹽鐵論亦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云云孔子曰十有五志于學鄒長倩與公孫弘書有云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蓋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予謂銅

鷄者縛其頸以掛魚魚入而頓吐焉豈非撲滿
乎貨恃入則恃出

大戴禮武王踐阼記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六韜明傳章云義勝
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二書所記同而字小異耳漢書谷永傳云王者
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六韜云天
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二書所記

不異

賈生過秦論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鐵也
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云云班固異姓諸侯
王表曰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於五伯閭閻
偏於戎狄嚮應磨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
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班固反賈生
之意而用之其句法有長短耳

曹大家東征賦惟求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按後漢安帝永初七年也堯典曰晷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其後皆書十有某百有某千有某是
記年月日及物之數量大底例也今單云有七
可以注意

傅毅在後漢作舞賦託名于楚襄王宋玉以爲問
答謝惠連謝希逸俱在劉宋之世惠連雪賦借
梁王鄒生枚叟司馬相如之名相如作辭鄒陽
作歌枚叟作亂希逸月賦陳王初喪應劉進牘

以命仲宣皆是慕傅毅者乎生今之世作古人
之辭蕩詩云文王曰咨咨是非召穆公之作乎
凡文之諸體出自六經信哉

後漢郎顛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蓋其問仁孔子
告以克己復禮其十八歲之時乎二程十五六
歲初見茂叔今尋仲尼顏子所樂所樂何事且
授以大極圖說及通書二程曰吾見周茂叔有
吟風弄月之意吾與點之志也

後漢荀爽對便宜策曰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

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
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
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後世爲王皆任駙馬都
尉其家驕奢不克令終唯唐王珪爲其子娶太
宗之女而不失婦見舅姑之法太宗聞而嘉焉
可謂有君有臣共有禮

史漢載漢王責項羽八罪公孫瓚數袁紹十罪其

語相似而其人不相同李密責隋氏之十罪亦
然其文在古文世編六十六

四十年來蠻船載來有草藥蠻語曰多婆胡刻其
葉火之吸其烟其初崑崙兒之卑賤奴隸之徒
燃帑爲管包其乾抹葉以咽其熏烟漸漸效見
無貴賤皆用之於是打鑰銅如牽牛花形附于
竹管頭洞管中節加銅管小口于管本以吸之
奢者至於以金銀作管者殆似鴉隴之食烟火
歟其流弊不能已也可憫嘆焉余嘗在長者席

若徒吸之眩暈不可堪也手不取之已數年矣
一夕在侯伯之宅又吸之稍覺制尸蟲因循苟
且時時及此頃年朝鮮聘使來貢其從者朴真
卿號螺山彼邦之進士也推稱學士與向陽子
函三子共爲筆語依或人所欲聞而問曰多婆
胡者葭菴歟學士亦吸之不答曰近自南方來
人皆吸之號曰烟酒欲止不能遂以爲弊云爾
予按譚峭化書云躑躅之酒鳥喙之哺葭菴之
膏治葛之乳初吸之若芥再吸之若黍復吸之

若芥又吸之若睡是漸之使然也安祿山與奚
契丹戰雜葭菴於飯中而去奚資之乃醉祿山
還兵擊奚以勝此草有毒明矣白樂天詩不見
葭蕩花狂風吹不落今有莪而生花者能耐風
然則所云多婆胡果葭菴歟願得誦本草者共
論之向陽函三未嘗有一吸之余大喜焉他後
以余嗜典籍欲理義之悅口爲如文王之蒲葅
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而勿以葭菴若夫蔡謨
之螻蛄梅聖俞之河豚余所大畏也

陸機自吳入洛在西晉之世作羽扇賦借楚襄王
宋玉唐勒之名會章臺之上與諸侯為問對之
詞是亦步驟傳毅舞賦也與上傳毅舞賦同段

王弼注老子經世之慕玄學之輩以為勝周易注
未知果然否豈其然乎陸雲迷路宿于王弼塚
邊與一少年晤語雲自此玄學日進然則弼慕
莊老者也故宋儒謂王輔嗣以老莊旨解周易
誠然

俞益期與韓康伯跋云惟檳榔樹最南游之高觀

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
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檠葉下萃秀房中
子結房外其擢總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
而厚其節似竹而櫛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
缸其伸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
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
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
北植必當遐立海南瘴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
自令人恨深予謂雖能畫檳榔者東漢王逸荔

支賦皮似丹樹層若明璫潤作和璧奇喻五黃
 仰歎麗表俯賞嘉味口含甘液心愛芳氣云云
 白氏文集北八云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
 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
 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管
 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
 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
 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予謂樂天此玉
 猶俗但欲形容物色者
 逸雖詳言然覺
 如益期樂天亦難哉
 周茂叔曰予獨愛蓮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焉予謂愛蓮說典麗哉信君子之言也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

古文世編六十有沉烟陳情表一篇追慕李令伯
 陳情表可相參看

沉烟幽庭賦其末有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新年
 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
 春予謂李太白惜餘春賦有長繩繫白日之詞

步于沈炯序

論語曰也其庶乎屢空朱子曰數至空匱也不以
貧窶動心而求富也而說者謂空空虛也指心
虛而言也而陶淵明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是
如也言空空之也與朱子同義又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
飲食又曰俗所謂無口瓢也而說者曰匏瓜繫
而不被人食言不中用也或曰匏瓜星名有名
而不中食然劉晝新論辯施篇云口非匏瓜不

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與朱子所云無口
匏亦同義嗚呼朱子精詳矣世之說者不顧可
不可而只欲異朱子何哉又紅紫不以爲褻服
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于婦女之服也而
說者謂紅紫者貴色也故不以爲褻服齊桓公
好衣紫闔境悉被異絲戰國策有紫敗素之語
皆以爲色之貴者而孔子惡紫之奪朱且古人
禮服祭服法服少有用紫其爲間色不正可知
焉武后篡唐稱制賜其所嬖幸浮屠沙門多以

紫服且遠神木花色牡丹芍藥之屬以紅紫為
美俗儒何不從先賢之說而賞武盟之色乎詩
云綠衣黃裏良哉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是常談也劉晝新論惜時篇
仲尼栖栖突不黔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又不
飲盜泉之水或以為曾子或以為孔子

神仙傳淮南王升仙時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僧道
宣高僧傳云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明朝震川歸有光撰諸子彙函云尉繚子魏人司

馬錯也隱于夷山予謂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見於戰國策史記非尉繚也錯繚果二人也以
為同人誤矣

李唐儒者注意于大學者僅陸贄韓愈耳贄論叙
遷幸之由狀云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
之迷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
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
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

衰有命云云其不言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惜哉且勢奏議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可
 以證其闕文誤字矣且勢請罷瓊林太盈二庫
 狀有貸悖而入必悖而出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之語勢之於大學也蓋至是優於諸儒歟
 愈作原道引大學言正心誠意不言致知格物
 亦惜哉焉得若人之儔而共論格物致知耶

明朝尹商撰古今名將傳以分品差其中有天將

太公孫武韓信吳漢周瑜王濬李靖
 李勣郭子儀李光弼吳玠之屬
 智將 范蠡 張良

之屬 謀將 孫臏吳起趙充國
 良將 廉頗吳明
 類 文帥 周亞夫諸葛 藝將 李廣趙雲 儒將 祭遵
 孔明之屬 薛仁貴之類 皇甫

規社類 忠將 馬接關羽張巡 閫將 段熲鄧
 岳飛之徒 艾之類 勇將
 張飛之 文將 郭元振裴度寇 仁將 曹彬趙方
 輩 準文天祥之輩 之屬 等

之標題然皆號曰名將若猶推廣言之漢高祖
 世祖後周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者主將乎南仲
 方叔管仲范增之類者英將乎曹操宇文泰之
 類者雄將乎項羽高歡楊素之類者猛將乎曹
 參周勃賈復之輩者驍將乎彭越黥布石勒之

輩者梟將乎温嶠謝玄賀若弼之輩者領將乎
田單耿恭之屬者神將乎李廣單雄信之屬者
飛將乎王翦趙充國馬援王濬司馬懿之流者
老將乎其餘猶多又稱王欽若曰福將梁侯景
有豕突勢可謂突將乎又謂既有仁將智將則
何無義禮信乎翟義劉續徐敬業之徒者義將
乎孟明視趙盾卻至之徒者禮將乎羊祜陸抗
之徒者信將乎至若穰苴斬莊賈武侯斬馬謖
張魏公斬曲端可謂嚴將乎猶尚以類而名之

不止此也

明錢希言雜纂劔筭第四云漢光武夜至趙州南
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劔斬
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東觀漢記謹按故老相
傳之說柏鄉縣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
二裂成四段云是光武所斬疑謂此矣予謂
李廣射虎其矢飲羽就見之即石也亦相似乎
劔筭十六引燕丹子云秦王為荆軻所持王曰乞
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湄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

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予按史記注無漏月名而作八尺屏風

劍筴二十六引說苑云傳說衣褐帶劍築于柢傳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予按商書說命可以此為附注

錢希言雜纂戲瑕一云雖蔬食菜羹菜瓜祭必齊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先故蔬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羔羊之祭

之不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齊如也先儒訓詁改瓜為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羅山按朱子鄉黨集註既有瓜與必字之二說

戲瑕二云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不行亡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禮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請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為俳偶之語相誇徒為金箋災耳夫闕剡藤可悲可吊所當改正云

予謂朱子家禮不可不講也錢希言放云亦宜
哉萬曆末天啓崇禎間風俗頹敗遂被鞵靴破
亡悲哉

又云韓馮一辨韓朋馮驩一辨馮煖向車一辨尚
平荀卿一辨孫卿匡俗一辨廬俗馮婦韓娥徐
夫人丁夫人翠鴛鴦陳意奴趙飛奴皆男子也
而或疑為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
夫王伯榮關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為男子龍
陽君本美男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

龍陽君鄭櫻桃石虎后名晉元從僕射鄭世達
家妓也而載記謂虎寵惑優童鄭櫻桃諸殺郭
崔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也
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朵花婆娑寐感庭秋
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真梁鴻妻孟光而蜀志
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名將李平而漢亦有媿
婦李平離騷載巫咸繻楚臣而漢武帝時有仙
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降於匈奴者
亦韓信事夏為宗伯者鬻熊而周封之為楚祖

者鬻熊符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東郭書
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為鴟夷子皮而田
成子之臣常夜告成子為旌節以起宰我之伏
卒遂殘之者亦鴟夷子皮七月七日過蔡經家
者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無釣於上虞江者
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居太任入相中書者馬
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馬周
也坐知四方之事入上疆洞中者中山劉商而
與賣藥道士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

好名者有名於時為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
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
遺鞋鞮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傳訛稱謂易
亂苟非辯證將安所適從哉云予謂古今同姓
名者往往多矣豈唯止此而已哉

戲瑕三云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秦始皇登大
山避風雨于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今秦松在黃
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所謂封五大夫者矣
史記但云封其樹為五大夫應劭漢官儀稱仰

視岩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為五株皆起于唐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遊桃源詩叙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云云徐堅初學記封禪部注云五松樹云云予謂史記只云孫臏伐樹書曰龐涓死別有一書云此松樹也亦相似乎

余見廣文選古文世編等所載六朝文字多矣至于盛唐李杜拯其頽風雖改格體一洗耳目然

其故事文字引用接據往往莫不有之况又有未詳未見之事迹乎太氏後人議前人不難矣凡事欲知所本則可博讀古書

余嘗閱十三經釋文註疏而附以朱句點以墨訓既了頃附與向陽子以為家珍謂沮傳于兒孫其喜不可測也又取別本十三經注疏起朱墨之筆以分句讀并人名地名未知終其功否只不覺老之將至而已名物度數之事不可不見注疏歟朱文公之傳注亦讓于注疏而不盡釋

者不少矣學者勿忽諸可也

周書微子之命孔穎達疏引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羊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按皇明楊慎謂如史記之言則微子有四手以此譏馬遷蓋有本于孔疏微子銜璧見左傳周書酒誥云明大命于妹邦孔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孔穎達疏曰妹與沫一也詩云

沫之東矣沫之鄉矣紂所都在妹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朝歌近妹邑之之南云云朱子作詩集傳亦引酒誥之妹邦

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歸安茅坤謂是古人作詩而後名題之始也余按鴟鴞在豳風又見五子之歌則有序是夏史之所錄已在鴟鴞之前過千年但是亦作歌而後叙之孔氏八論易有三義變易也不易也易簡也詳在

易乾鑿度乾鑿度者載於古文世編衛元嵩之
元包亦有之元包亦在世編至于朱子作易本
義以為有交易變易之義故魏曰易而不取不
易易簡之說又陸德明釋文云周代名也又至
也容齋隨筆謂周遍之義也本義只取代名之
義而不言周至周遍之說雖密義盡卦然文王
作彖周公作爻則題代名于易上猶如周書周
詩周禮之例
詩序曰詩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周禮云六詩

不云六義何也子夏叙詩故云有六義可也周
禮其上不言詩事故云六詩而不云六義亦可
也朱子謂風有賦比興而雅頌有賦比興故風
與雅頌之間有賦比興余思古人下字之意精
哉又思禹貢之玄纘編雲土夢是文法也又思
莊子云三月聚糧不云聚三月之糧云澤若蕉
不云若澤蕉是文法也
春秋成而麟出卿黨終而雉臭程子曰天地之間
只感應而已

堯白篇載堯舜禹湯文武之次序是仲尼之常談而所傳之道也七篇末篇自孔子至于孟子而有聞而知之之嘆其任我道也如此乎

孟子序說中有兩義者二事所謂受業於子思門人或曰孟子親師子思一也游齊後適梁再往齊仕閔王或曰先適梁後赴齊見宣王一也孟子自作七篇或曰軻沒後門人撰之三也

王充論衡有刺孟一篇司馬溫公作疑孟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鄭叔友

著崇正論亦非孟子就中溫公泰伯所以疑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故程子謂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謂冬裘夏葛云云關學者之感也

此一卷亦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右丁亥隨筆合三卷所授男恕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終

